

本土文本



## 爬行老人

(小说)

□海夫



绘图 瞿溢

那几天，爬行老人频繁来找我。有一次他又遇到送水工邱师傅，爬行老人像老鼠躲猫那样躲进了我的办公室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怕你儿子？你儿子为什么如此粗暴待你？爬行老人避开我的问题，央求我替他找个活儿干。爬行老人说，帮帮我吧，我需要钱，卖纸箱子只能挣几个零花钱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我说，你这么老了，能干得了什么？再说，谁又会要你呢？爬行老人不服气地说，我是抬杠棒出身，当年能挑起三百斤的货担健步如飞。如今虽说老了，可是我的力气没有老，你信不信？爬行老人瞄了一眼搁在墙角的哑铃。那对哑铃是两年前我心血来潮买的，可是我几乎没有使用过。一开始，它们被放在我办公桌边上，时刻提醒我对它们的重视。可是我总是对它们熟视无睹，这让它们很绝望。于是，它们用逃避表示它们的不满，它们从办公桌一点点滚到了墙角，要是没有墙壁阻隔，它们一定会遁入虚无。爬行老人走过去，一手一个拎了起来，很轻松地做起了扩胸运动，沉重的哑铃在他手上简直就是玩具。爬行老人一边炫耀自己的力气，一边问我，“怎么样？”

我打听到教工食堂要招一个打杂的，主要是搬运泔水。我带爬行老人去找食堂经理。食堂经理看着爬行老人从门外爬进来。食堂经理问我，你把一个马戏团的人带过来干吗？爬行老人直起腰站了起来。爬行老人说，我不是来要马戏的，我是来干活儿的？食堂经理笑了起来，然后他复制了我的话，“你这么老了，能干得了什么？”一听这话，爬行老人就来了气，他拎起灶边的一桶泔水咚咚咚往外跑，桶里的泔水纹丝不动，一滴水星子都没泼出来。可是食堂经理一点都没被打动，他朝爬行老人挥着手，“你走吧，你快走吧，这儿不需要你，你去老人院找个活儿干吧。”食堂经理嘟囔着说，这年头找活儿的比活儿还多。爬行老人很伤心，爬行老人说，“这都是年老惹的祸

啊，一个人要是不老该多好啊。”

爬行老人有一台老人机，我见过那台老人机，键盘上的数字特别大，你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也能看得很清楚。爬行老人把我的电话储存进了他的老人机。他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我，“拜托你再帮找找活儿，我太需要钱了，只有你能帮我。”我在电话里说，我已经托我的同事找了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是后勤处的主任，我买了香烟和酒，我还请他们到菜香楼吃了顿饭。后勤主任说，到处都不缺人，所有的岗位，比如宿管，比如保洁，比如停车场看守，都人满为患。食堂经理说得没错，这年头找活儿的人比活儿都多。爬行老人，我一直把你当我的爷爷看，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我的亲爷爷。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。可是爬行老人还是不停地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，帮帮我吧，只有你能帮我。这话说得太莫名其妙了。你凭什么说我能帮你？我就是美术学院的一个普通员工，我又不是院长。即使是院长，他也帮不了你，你太老了。

我被爬行老人弄得烦透了，我甚至后悔认识爬行老人了。静音让我删掉他的电话。我对静音说，我怎么忍心删了他的电话啊，这就等于我截了他一刀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我刪了他电话，他也会来办公室找我，除非离开美术学院，离开这座城市。

就在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从罗伯特那儿获悉一个消息，学院拟招聘一位男性老年模特。很快，学院就在本市各媒体上发布了向社会公开招聘男性老年模特的广告。美术学院从来不缺年轻的模特，可是从未有过老年模特。学生们只能通过人体石膏像来画。人体石膏像呈现的是标准的人体结构，根本反映不出老年特征。仅仅临摹石膏，想象力再丰富的画家也画不出自然的、被岁月雕刻出的肌理、骨骼和苍老的皮肤。换句话说，人的骨骼形状、肌肉发达程度、皮肤的质感，加上动作、平衡和肌肉的膨胀、紧缩等变形，是人体石膏像无法替代的。当年，达·芬奇为了了解人体，甚至专门跟外科医生学过解剖。

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爬行老人。爬行老人兴奋无比，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。”爬行老人最关心的还是薪酬。“我当模特能挣多少钱啊？”薪酬我也打听了，可是我不想告诉他。你这个老头感觉也太好了吧，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能当上模特呢？爬行老人说，你让领导录用我吧，我明天就来上班。我哭笑不得，这个老头怎么会这样呢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哪有这么简单啊，广告刚登出来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，需要经过面试，然后择优录取。这个择优录取，当然是罗伯特说了算。

怪我不好，我在电话里说漏了嘴，一不小心把“罗伯特”拱出来了。“罗伯特是谁啊？”爬行老人不停地追问。我只好告诉他，罗伯特是管教学的副院长，也是蜚声国际的油画家。他本来不叫罗伯特，因为去英国留学，就取了个英国人的名字。罗伯特外形俊朗，微微卷曲的头发梳成后掠式，亮堂堂的前额让他脑壳一览无余。手腕上一年四季缠一根皮绳，据说是去西藏写生带回来的，让人想起一篇叫《西藏，皮绳上的魂》的小说。我还告诉爬行老人，学院给罗伯特安排了一间有半个教室大的画室，但罗伯特偏偏把自己关在一个废弃荒凉的仓库里，说只有在那种环境里画画才有感觉。我缠不过爬行老人，只好请我那个爸爸是后勤处主任的同事打了个电话给罗伯特。爬行老人跟在我身后爬到仓库门口。我们在仓库门口等了半晌，门才开。我知道，这工夫罗伯特在用幕布将他正在创作的油画遮盖起来。在作品完成之前，罗伯特总是秘不示人。

乍一见罗伯特，爬行老人得说不出话来。这也难怪，在他眼里，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应该是西装革履，乌黑头发梳得油光铮亮，温文尔雅，一派儒雅之气。而他看到的罗伯特却是蓬头垢面，花白的长发在脑后胡乱挽个髻，穿着皱成一团的工装裤，上面沾满了花花绿绿的颜料。罗伯特手里还拿着画笔，神情迷茫，好像还沉浸在绘画的意境中。他瞅了几下廊清泉，微微颔首——这动作细微得让人不易察觉，就又缩了进去，关上了仓库门。爬行老人并

不知道，罗伯特瞅他的那几下，就像X射线，早已穿透了他的五脏六腑。

爬行老人想敲仓库门，我拉住他，“千万使不得，罗伯特是不喜欢别人乱敲他的门的。”

在等待面试的那几天里，爬行老人度日如年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的手机常常在深更半夜响起，我总是被吓一跳，迷迷糊糊摸到接听键，一按，就听到爬行老人急吼吼地问我，有希望吗？他还隔三岔五爬到仓库门口，等待罗伯特出来，跟他套近乎。可是罗伯特除了大便很少出来，而小便的问题，他在仓库里就能解决。在他的画架边上，立着一只硕大的雪碧瓶，用来盛放罗伯特的尿液。当他傍晚收工时，会拎着装满尿的雪碧瓶走出来。我无法阻止爬行老人这种愚蠢的举动。焦虑像刀子似的凌迟着他，他脸上的每道褶皱都布满了疯狂的神色，看上去快要崩溃了。我又给他赞了些纸箱子，可是他毫无兴趣，他再也看不上纸箱子了。他每天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守在仓库门口。保安几次想驱逐他，因碍于我情面，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每次罗伯特打开门，爬行老人都会望风而逃，爬进草丛藏匿起来。

十分庆幸的是，招聘广告登出后，除了爬行老人，并无报名者，于是爬行老人被毫无悬念地录取了。上课的那天，爬行老人是爬进画室的。这种独特的开班仪式，引起了同学们的一片叫好声。大家纷纷拿起画笔，用最快的速度画下了爬行老人的速写。很少发朋友圈的罗伯特，也在朋友圈晒出了爬行老人的速写。爬行老人。当裸体的爬行老人完全呈现在大家面前时，画室一片静谧，只听到画笔摩擦画纸发出的沙沙声。爬行老人虽然身形精瘦，暗褐色的皮肤上皱纹密布，骨架上的肌肉并不松弛，而是像年轻人那样紧绷，富有一种颓败的美感。罗伯特不停地点着头，显然，他对这个老年模特是满意的。爬行老人按照要求做各种姿势：站、坐、卧。一开始他很害羞，脸涨得通红，动作僵硬像木偶，眼睛老是盯着地板。当沙沙声越来越响，弥漫了画室的每个角落，爬行老人才渐渐放松下来。

(三)

## 高邮印象

(散文)

□王海波

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，无论是对汪先生、对高邮还是对后来人，价值不可估量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高邮有了汪先生，就有了一座宝矿，福气自来。用史铁生的话说：“汪曾祺不仅是高邮的骄傲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界的骄傲，他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很久地学习。”丝毫不夸张。

肯定无疑，我没有要写汪先生的意思，更主要是没有能力去写。他的触角在小说、散文之余遍及戏剧、书画、美食、佛学、民歌、考据等诸多领域，换我在高邮，给我一百年，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。他把自己一生的知识经验、文化修养融入娓娓道来的谈天说地中，将中国传统文化“化入”一种纯真无邪、清澈明朗的意境里，释放出迷人而温和的光芒。贾平凹说：“汪是一文狐，修炼成老精。”

我们拉了采风的会标准准备拍照，馆长见是作家协会的，主动走了过来自我介绍，她是高邮作家协会的，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这一介绍，自然亲切许多。她帮我们拍照，极其

热情，还说来前应事先联系一下。

我说我们从无锡一路赶过来的，下次有机会。从汪先生纪念馆出来去吃饭，馆长推荐的饭店，点菜的时候

想能不能点到汪先生曾喜爱吃的菜。汪先生是美食家，他以写美食著名，既会吃又会做，做的菜经他一推介令人咂摸口水，他说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“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”，都去尝尝。高邮菜不一定高档，口味正宗，好吃不贵，大家赞不绝口。

饭后，我们去大淖巷和汪先生的故居。天气奇热，一下车汗如雨下，要是暮春或深秋就更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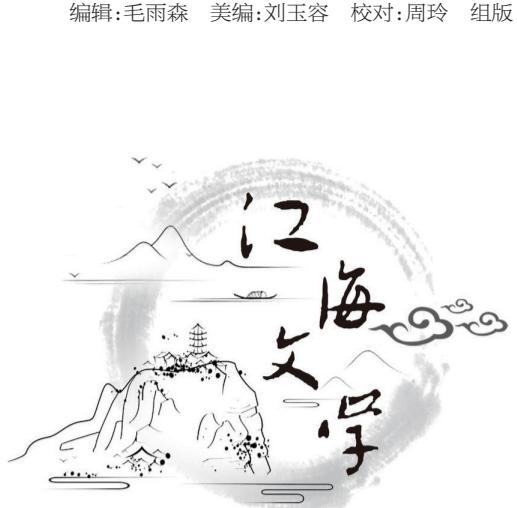
大淖巷原名大垴巷，后根据汪先生的意见改为此名，一字之动，高下立见。汪先生在《大淖记事》里这样写道：“淖，是一大片水。说是湖泊，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，春夏水盛时，是颇为浩渺的。”巷子像是有些年头了，有几排旧房青砖都剥落了，好似不住人，墙上长了杂草，嵌在砖缝里，守着历史朝前。

巷子里的老人们坐在自家门前的石板上摇着扇，自在无忧。直走出巷

子才看到一方水塘，远处的亭子、长道、树木倒映水中，闲坐于此，尽管暖风拂面，仍无燥热之感。

原路退到老街，前面就到了竺家巷，巷子不宽，巷内9号为汪先生故居。汪先生12岁以前住在这里，这里是他的创作的根，好多回忆故里的诗文出在此处。看得出，这些房屋也是刚修缮的，青砖、小瓦、门窗都是新的，最前面是小院子，院门上写着：汪宅。后面的二层小楼并不宽敞，失了古气，但不影响汪先生的不朽。汪先生关注小人物的命运，还原了老街巷内巷外、芦苇荡中、大淖边，旧寺庙里那些曾经挑米的、卖藕的、贩骡的、唱戏的旧生活，用文字告诉人们生活是艰辛的，也是有趣的、美好的，活着是有意义的。他笔下始终充满了水乡清韵，烟火气息、传统文化的味道，展示出中国文字之美。

站在汪先生家门口，我突然想到汪先生说过的话：“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是以我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。”我对高邮是好奇的、向往的，高邮是一个生长故事的地方，不适宜匆匆来，匆匆去。



## 民间写真

乡下卖花人

□魏伟

小区不远处的空地里有个卖绿化花草的大棚，老板姓杜，六十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一脸笑意，很是精神。老杜年轻时跟亲戚在广东一家从事植物栽培养护的公司打工，十几年下来，学得一手栽培花卉的好手艺。后来，他辞去工作，带着老伴来我们这里租了块地，架起大棚，卖各式各样的盆栽植物，什么绿萝啦、兰花啦、仙人球啦，等等。

周末下午，我去老杜的大棚，老杜不在，他的妻子接待了我。因为之前在他家买过几次盆栽，认得，算熟人了。我问：“老杜去了哪里？”他妻子说：“回老家了。家里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娘，不定期要回去看看。”“那家里没有人照看吗？”“有，大儿子在。不过大儿子是搞运输的，经常不沾家，老杜不放心，每隔一阵必回去探望。”

“已经冬天了，马上又要来寒潮大降温，这么多植物不会冻坏吗？”“你进去看看，早准备好了。”跟随着老杜妻子走进大棚，只见大棚里面又套着小棚，一盆盆鲜活青翠的盆栽摆放得井然有序，居然有已经开花的杜鹃。这杜鹃又叫映山红，在我老家，每到春天，漫山遍野都是。“杜鹃不是春天才开的吗？”“这是经过改良的，新年前后正好开，好卖。”我赞叹不已。

出了大棚，外面地上露天栽种的除了发财树、箭竹，大多是梅花。“怎么这梅花是黄色的？”“这是蜡梅，你去年买的梅花，咋样？”亏老杜的妻子还记得。“不知道呢，那是买了送给我的老师的。应该长得很好，我老师他喜欢花草，也是行家。”我说。那是前年在老杜这里，我第一次看到梅花，虽然枝干不高，只两尺左右，但曲折折的枝干间，已经可见米粒大小的红色花蕾，老杜说：“不认识？这是红梅，朱砂。”我内心一下子欣喜雀跃起来，哦，梅花，这就是

那个历代文人墨客写诗填词咏叹的梅花。我立即便有了买几棵摆在客厅的念头。老杜说：“买了放哪？”我说：“客厅。”“不行，梅花是耐寒植物，放室内温度高了非死不可。”“那咋办？我家住三楼，阳台上也不好放啊！”“那别买了。”在恋恋不舍中，我就真没有买。等到在老家过完年回来，想起我的高中班主任特爱种花草。于是也没有问，找老杜买了五株给他寄去。哪知老师收到后回信，红梅不缺，要有绿萼，可帮弄几棵。老杜说，绿萼没有，得回老家找找再回复我。这样一等便是一年，直到去年，老杜说，绿萼帮你找着了，来拿吧。

“老杜啥时候回来？”我问。“没准儿，说不定过两天就回了。”“等老杜回来我来拿几棵蜡梅。”我说。“现在拿不一样吗？”“不一样。”老熟人了，能算你贵不成？”老杜妻子笑着说。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梅花的管理你没有老杜懂。”我也笑了。“那是。行，到时候他回了你来拿。”

每一个生活在异乡的人都不容易。像老杜他们，年轻时，一个在老家，一个在广东。如今年纪大了，却又随着打工的小儿子夫妇从老家来到这里，卖花卖草卖盆栽，装点着人们的生活。在大棚旁的空地上，老杜用捡来的木板和彩钢瓦搭了两间小屋，虽简陋但夫妻俩能在一起倒也温馨。栽花种草这是老杜一辈子的特长和爱好，每当有买花人到来，他立刻精神抖擞，上前做介绍、谈价格，装车、送货……乐此不疲。

“不是我吹牛，我只要你一招，你的花草成活率百分之九十。”记得第一次来老杜这买盆栽时，他拍着胸脯打包票。说话间自信满满，眉飞色舞，令人感觉这小老头挺可爱。老杜的秘诀是，浇花草的水不能直接用自来水，最好是用盆接天然雨水，即使要用自来水也得用盆接好，静置一天……

术业有专攻，老杜没骗人，我确实是按他说的做的，至今家里的盆栽长势喜人。

## 江海新韵

观军山瀑布

□王孝祥

帽子，口罩  
手套，羽绒服  
裹得严严实实  
畏首畏尾站在山脚下

山顶没有蓄水  
没有积雪可融化  
瀑布是人工制造

在这个俗世  
只要有欲望存在  
没有什么不可人为  
哪怕这是一座禅山

二  
多么清澈的水  
多么洁白的冰凌  
从山顶冲下来  
每一朵浪花  
都奋不顾身  
哪里像我，来看瀑布。

三  
这些从山顶垂直而下的水  
走的是不同寻常路  
这是不同寻常的水  
这些来自高处的水  
自视清高  
不愿与这世界同流  
它们有的在半山腰  
把自己撞向石头  
粉身碎骨  
有的冻成冰凌  
挂在悬崖  
迟迟不肯落下

北方色调

□孙剑

马匹停在森林  
它的瞳仁  
像天空那样透彻

市集开始了  
我们去那里采购  
棉袄、干果、马掌钉……

小石子铺满了河滩  
高一脚，低一脚  
仿佛

尘世的深浅和悲喜  
山里人骑着摩托

蜘蛛般的弧线

划过盘山公路

爬山虎的藤蔓

孩子一样顽皮

攀向高处的石头院墙

辣子鸡色泽棕红油亮

夕阳山外山